

六臣註文選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論五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

恨之 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

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夫草

蟲鳴則阜冬蝻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

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嘍嘍草蟲躍阜冬蝻鄭玄曰草蟲鳥則阜蝻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

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蝻超躍而從之

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

雲蒸嘍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

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代木丁丁鳥鳴嘍嘍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

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吞實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嘍嘍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激言相應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首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趨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廣絕交論

開

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友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感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苗道叶五臣本膠漆

志婉變力轉於墳麓秩移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苗道合膠漆則志順墳麓蓋蘭苗墳

麓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詩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樞鬱酷烈淑郁楚辭

曰蘭苗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埙竹曰篪銑曰琴瑟墳麓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苗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墳麓其分如蘭苗其堅如膠漆謂

以茂盛之道相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牒

而刻鐘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

墨子曰琢之盤盃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善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

聖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

山鐘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

傷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

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

式恍然覺居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

廣絕交論

開

後乃去司馬遷善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
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
食晝即至寘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良曰陶陶和樂貌餘同善注

驛縱橫煙霖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善曰

縱橫不絕也煙霖雨散衆多也魯曾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霖霖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
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霖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
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

而朱益州汨骨**彝敘奧謨**

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

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
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
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匠絕交游司馬
遷書曰交游莫校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

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婉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銑曰亂釋常也粵當為越唾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驚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婉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主人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覩鴻鴈雲飛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全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操濕弦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柔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沮與菹同

深

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所笑貌循弦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無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鳥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

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出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日月聯璧

贊豐豐

亡鬼切

之弘致雲飛電

五臣本

薄顯棣華

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傳謂衰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唐棣之華反而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眷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棟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眷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

廣絕交論

深

處樂同驪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出天下土崩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言通靈臺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數感同也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喻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逢也。逮叔世民訛狙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

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出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踰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

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濟曰蚩蚩猶

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五臣本利交同源派流

深

則異較

角言其略有五術焉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也

良曰原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

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白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枯

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

與雲雨呼噏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豐

其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智在鑪捶之間賢類曰鑪

火所居也李韻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魯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
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
任勢也燻灼四方震懼都鄙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
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
威風之盛也魯疊謂懼燻灼威也

騫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郭

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
曰高門鼎貴漢書子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
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望影聽響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鷄也鶴蓋謂蓋
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皆願
摩頂至踵許惟切五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荆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是日勢交其流一

開

也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臆肝膽李顥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

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技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夢忌先焚其

妻子並言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富秦王也言此皆附吳主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埒

五臣本作將字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睨騎居里閑

而鳴鍾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

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

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周人

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襪訾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揚雄蜀郡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穴漢

書食貨志曰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閑良曰將等擅專也餘同善注

則

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五臣本冀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鮪沓鱗萃分鴈鷺之稻

梁霑玉笋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

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

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

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

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

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數求也禮記曰富潤

屋德潤身周易曰賈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

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潘岳京辭曰望歸瞥見鳧藻

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馳水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曾連子曰

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止君園池啄

廣絕交論

深

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踊躍颯沓鱗萃言
多也求其養薦之粟殘餘之漚者言少也
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抃望始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致我心饋思致款誠禮

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銑曰

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賄謂貨也陸大夫宴五臣本
作燕字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措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
祖拜陸賈為太

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贖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
籍甚音義曰狼籍其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
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

善人倫不為危言敷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
讌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

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摺紳士子
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

以頌錦頤賦將頤過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朝曰蔡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

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

馬以一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

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

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頤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票票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方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

來翔方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頤頤賦頤頤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頤頤貌頤頤賦促也頤暈莖也莊子曰

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

其頤指榮辱定其一二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

煥字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葉飛沈出

廣絕交論

深

信 4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鄉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嘘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良曰温燠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餘同善注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哥其餘論附駟助驥之旄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統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

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
自博通附辯者之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
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具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歡善本離品物怕性故魚以泉涸而煦五臣沫

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本作哀鳴善曰西京賦曰人在
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

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怕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
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煦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
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

風之盛典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
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

子胥曰吾之怨與託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

其所鄉者乎濟同善注谷風詩刺朋**斯則斷金由於湫**

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寘致也

廣絕交論

深

子隘刎頸起於苦蓋

胡臘反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 漱隘罵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戒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蓋蓋 夏曰朋友

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 勿割也 勿頸之交言其重也 漱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是以伍

負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其流四也 善曰言宰嚭由伍負濯漑而榮顯 嚭既貴而諧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

交也 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 毛萇詩曰漑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縈之好爵同於濯漑 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云奔吳亦以嚭為大夫 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 伍子胥對

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 事史記曰闔廬死

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 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 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

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 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零吳子

使太宰詔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詔字雖
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秦
撫翼俱起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既洗濯也幸詔因子胥洗濯
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相故云陳相撫翼
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馳騫之俗五臣本
交謂幸詔厄楚奔吳陳張困秦立趙也

澆薄之倫

五臣本

無不操權衡秉纖縲衡所以揣

作倫字

委初其輕重縲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縲不

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善曰阮子

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享許慎曰澆薄也
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
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砥筮織縲
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縲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
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曾史蘭薰也莊子曰削曾史
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籬為郝彥文
曰雪白冰折激然耀出也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

開

秤續絲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
絲量氣之輕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
終不亡重也龍翰鳳雛喻
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

河漢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
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如五
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
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

之深司馬長卿楊子雲文章如黼
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善曰游塵土梗喻輕
賤也左太冲詠史詩

曰視之若塵埃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
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
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爲之也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
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
豆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若衡重鎚**

銖續微影飄撇匹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掩義

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也侯璽筆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潛庸回伏讓蒐隱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惡也左

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

謂楚莊王曰莊躋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

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躋其略切良曰鎰銖輕也影撇續飛貌喻有氣勢之人蒐隱惡也共工少

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奮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躋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

陵地名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

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善曰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廣絕交論

深

卷之二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癰潰鬚者得車一乘抵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穆天

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灼也灼音綽字

漢書曰絲王閼侯亦貴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

帛筐籠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逸曰

菜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翰曰匍匐伏

行委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案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紙之

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躄盜跖之徒亦為之

盡敬按摩手足紙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

也脂韋柔弱使辟曲謫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

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

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筭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

者或以韋或以茅各實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銑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筭筭以裹魚肉也

張張安出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

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

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凡斯五義同賈古鬻故桓

譚譬之於闔閭林回諭之於甘醴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

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

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桓遂居譚上曰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

賣也醴甘故速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餘同善注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死雅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坐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

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齊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

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殉

五臣本作徇

利之情未嘗異

深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善曰言

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

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

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而崔公方規

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莊子曰

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

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

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程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

德珍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難固易攜
難訟所聚一譽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向曰攜
名陷號餐餐貞介所羞三譽也
善曰左氏傳曰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饜餐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濟曰陷沒也饜餐貪財食

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古人知三譽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
古雅
楚朱穆昌言而示

絕有旨哉有旨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

也
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

尚佻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數美之至正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

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擾古今

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
俾純得宗象因得珠旨哉言乎
良曰梗病尤過也擯楚杖也

廣絕交論

解

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
穆之情遠也餘同善住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

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

善曰漢書上以書勅責揚僕曰
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

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英彦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

也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詩

五臣本

俊邁聯橫

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善曰孫綽集
序曰綽文藻

道麗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
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詩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

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

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
司農再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

推賢也銑曰適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
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郭林宗齊衡也孟

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
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

見一善則盱

盱

衡扼腕鴉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

無朱紫由其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

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

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

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

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數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

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餘同善注

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眉側擊轉為坐客

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

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

廣雅文論

開

漢書曰孔融曰座上客恒滿又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輜軒華車也轡車軸頭也閭域門限也關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助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

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

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汙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蒲拔剪拂音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塗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盼顧盼剪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迹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塗塗地故曰丹墀也庭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之清

塵庶羊左之微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

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井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省鼠雖愚猶知微

列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餘同善注

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

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

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甲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

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啜酒畢留謁即法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云也事見前此篇注

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彥美士也動輪之賓謂墓

廣絕交論

深

無車馬之謁也餘同善注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

寄命鄣藹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比叟並無術學陸其家業左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危擘後漢書朱勃上

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柱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

離之甚也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山藹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
自昔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郤

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賁任去亡未幾子姪

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

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鐵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

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邵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濟曰同善注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烈治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

嗚呼世路嶮巇

許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去慚絕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

王逸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愛濁誠恥之也誠

廣絕交論

開

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

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花辨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

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秀獨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

如到洽者信可取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

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

猜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
作幾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
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

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於天數將幾終歲曰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

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
書曰冲虚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

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虚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
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

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虚臣體也以達五行錯而致用
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四時違而成歲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
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

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
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
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是以百官

演連珠

漢書

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王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籥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劉曰夫鑑銖之衡懸于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殆

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故
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鑿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劉曰由衡危

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
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

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

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
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

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

髦俊也周易曰六五黃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
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爰爰委積之
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開

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聖俊後人也
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
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
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
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

詩曰翹翹車東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
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齊曰此

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
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
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

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
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

五石本
作施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

五臣本作

敵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

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

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

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

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

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特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

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

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

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

陵謂頽毀也言權益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

君之奔漢祚中

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彤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深

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

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麗許慎曰灑猶汎也翰曰此章

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

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

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

姓無匱

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眇立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

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去洗

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平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

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

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
 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
 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
 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
 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
 也以為牙乃臨池水而洗耳誰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
 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
 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
 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
 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
 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
 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銳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
 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所
 願也幣帛也洗涓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
 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微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
 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願東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演連珠

深

也有畔而眡

視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

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

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鑿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

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

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

五臣本

乘馬班如不

輟太山之陰

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

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繫栢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大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豈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

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

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

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

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良曰

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

演連珠

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為鵲能飛不假風力鷓鴣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鷓音休蚤音瓜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玄觸車未詳其首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遽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

演連珠

深

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

屢抱後時之悲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

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利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向為當

故壞其眼目以行禮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

天有日月知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

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作主字於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没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
 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
 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
 名章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
 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五臣本門之哭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

有效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
 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
 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辭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
 師曰盲成不習也范昭顧謂平公齊未可拜吾欲試其君晏子
 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
 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
 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
 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

演連珠

齊

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樽俎揚門事同善注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曰此言物有

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麗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眦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梵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

演連珠

深

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
燧鑽火木也暢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
言鑽燧取火揮翻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
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故五臣本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

弘劉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
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
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

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並音偏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本道繫於神人

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

耳而無伶倫之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

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出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妙瞽史靜目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繁袖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燭音燭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演連珠

演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
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墜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環之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汪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意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女昏安
之風怕存動神之化已滅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

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亦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
政尚書曰益曰至誠感神齊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
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
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
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
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
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
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曰
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曰發光藻而照
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曰非尋
捕聖非探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深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

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馮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窮三苗於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馮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馮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矣霄天蓋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一臣謂費無極馮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

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百五臣本作北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曰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揚雄答客難曰
 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繁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歧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銑曰此
 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
 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
 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
 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觀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 無生字 民 有倫字 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
 假物所移弊俗係

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丘德冠
 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

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向曰
 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昂勉觀明也童

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
 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

滴連珠

深

人倫不能免
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
作昭字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

劉曰檢謂定檢不闕漫也此言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清難測辨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寵萌魏

武失之張絕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

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極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向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劉曰目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

七竅理其用也 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登徒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 五臣本作陵字 霄之節厲 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

爭彼而取此也 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朕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厲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宜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

黃連珠

深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相撥之君

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

如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
善曰身養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
溟有魚名之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
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
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其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
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
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
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
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
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
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
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
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眾也時雍大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

古

卷五

七

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莫蘇同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珽珽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李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

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

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

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

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

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向曰此章明君

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

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珽石名喻愚也換易也

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珽

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解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儔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

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

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

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

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椳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儔猶向

也周禮曰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天有

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

心亦之遠也管律管也儔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

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

能誑日月不能逃而

況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常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

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由琴瑟每終改調淮南

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

而不通分為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

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啟五臣本作圍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

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也祝圍止樂之物鼙小鼓也夫祝圍鼙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演連珠

深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

五臣本作常字

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善

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統
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

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

之龍

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涼吐

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
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
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又得其所以無傾慕之心矣肆恣
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國有
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
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曰衝
風起兮橫波王

逸曰衝遂也言及遇隙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
南子曰龍舟鸞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明人

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
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

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龔贖也洞疾貌也楚
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

大屋唯我也良曰震風
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

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
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翰

曰凝止也舟牽水是動
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劉曰言屋係乎地
風動而屋傾是動

漢連珠

漢連珠

漢

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

悔淳化殷流盜路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

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厚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

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海當為誨，曾參史

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路東

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勵，銷輕薄之頽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

昭王亡其崎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太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跗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其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流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

微則順是以商颺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

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

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

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

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颺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

演運珠

深

也夫秋鷲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

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

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

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

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齊物而已由求

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

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

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

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劔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

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

演連珠

演連珠

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
自投清冷之淵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
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反北人無
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
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
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
五絃備括眾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蹟深也

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
指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蹟
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
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眾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

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

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反無見赫列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

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

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

尚書大傳注曰版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

難觀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

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重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續連珠

海

櫓善本作鹵字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

隆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縱票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襄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銑曰此章明上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水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之義白是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

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

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幘幘李執曰陵兩暴雨也幘莫經切幘莫公切齊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

卷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箴 銘 誄上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

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字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鉞曰庖羲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

義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

家道以正而

本無

王猷有倫

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猶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向曰猷道倫治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又曰含章貞吉以時

發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婉嫕

淑慎正位居室 善曰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

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

女正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

施衿結褵

離

虔恭中饋

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也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

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 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羅

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虔敬也 肅慎

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也 肅慎

解

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銑曰肅敬儀式用懿美也

樊

姬感莊不食鮮禽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侍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內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高而二主易心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侍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內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無畏知死不恡

儀上幸虎圈鬪獸能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 班妾有辭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女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能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 班妾有辭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割驩

五臣本作歡字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良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良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良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良曰

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餘同善注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日中則具月滿則微善曰長揚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穰盛而不虧

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翰曰殺滅昊偏也崇猶塵

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

察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

不可不飾也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發似蹊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梳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性之不飾或後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

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象者尚善曰惟

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象以疑善曰周易子曰民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女史箴

開

違之况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夫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銑曰言

榮辱在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昧靈監 五臣本作鑒字 無象勿謂玄漠

神聽無響 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而以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濟曰於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

天道惡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善曰揚雄解朝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良曰隆隆

盛也墜落也 鑒于小星戒 五臣本作式字 彼攸逐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憲及下也詩曰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

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士言盡婦人之道 比心蝨斯則繁爾類 善

毛詩曰蝨斯羽說洗弓宜爾子孫振振弓 銑曰蝨斯蝨蠹也言無妬忌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歡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

然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瀆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絲幸姨弟辜寵十餘年文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

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善曰列子曰楊

朱過宋東之於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則自取尤過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書曰

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

絕者皆主在

於此職王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

深

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 靖恭

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 五臣本作斯字 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曰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 又曰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於汝身司主也 庶如眾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

憂蓋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白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特固隨實憲行

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將

卷之六

卷之六

四

軍竇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憲后所潛廢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

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和遷侍中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廣亮聖

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翰曰黃啟亮信登升翼輔也

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

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

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二年而大習出曰訓兵向曰耿秉為執金吾吾禦禁也朔

方也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惟鷹揚尚父時

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

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

燕然山銘

深

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

蘭尸逐侯鞬單于也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良曰賢與也與

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

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翰

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雷電鞭駢雷輜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如雷聲也蔽塞也

勒以八陣洩

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

行陣向曰位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餘同善注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

漢書曰發屬方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

遂凌

本

高闕下雞鹿

五臣本作曉字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

陵字

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范

善
驍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
鹿塞 良曰陵上也高闕雞鹿皆山名
經磧鹵絕大漠

善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翰曰磧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斬温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染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匈奴其大臣次左右

曰逐王次左右温禺 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
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

豐鼓也 銑曰温禺尸逐皆匈奴君長
名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豐鏑劍鏑也 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
徂字 星流彗掃 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 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 齊曰蕭條萬里空遠
之貌言寇賊無餘也 於是域滅區殫

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
盡也旆旗也言旣

平匈奴考書傳驗圖
睪覽匈奴中山川也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

范曄後漢書曰度遠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
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川南兵遜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翰曰踰

深

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躡冒墨頓之區落焚老上

名安侯可名燕然山名

之龍庭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

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

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

長號也區落部也將上以據高丈之宿憤光祖宗

龍庭單于祭天所也

之玄靈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

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向曰據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

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玄神也

大漢之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

之聲茲可五臣本作咨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

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鏢舒王師兮征石即謂立銘也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鏢灼

荒裔勦凶虐兮截昨海外善曰毛詩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翰曰鏢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兵

兮建隆竭善曰說文曰竭立石也竭與竭同音義曰渠烈切銑曰奠豨皆遠也巨徧也神立燕然山也

建立也隆高也竭碑也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熙帝載兮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向曰熙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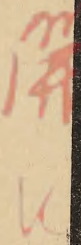
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善曰范曄後漢善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

茂才為級令遷齊北相疾卒濟曰瑗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作出此銘

以自戒嘗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餘同善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愛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

足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警聲與也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

傷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蔽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銑曰臧善也在

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

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如

闇昧内含光明也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善曰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

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

卷之二

卷之二

二

者先亡也濟曰老子云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

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

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善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善曰王蒼曰苟誠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鑿石記焉 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

劔閣銘

巖

也濟曰巖巖積石貌梁
山梁州山也哉我高貌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音波善

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
尚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

通邛棘北滿北達褒斜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郡西

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翰狹過彭

碣高踰嵩華善曰劉涪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

碣石海畔山也銑曰彭門碣石二山惟蜀之門作固作

鎮險向曰大可為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善曰酈元水

濟曰劔閣言其峯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窮

地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

險極道路之峻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

差 4

亦難恃洞庭孟門一國不祀

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

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持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歎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

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

敗績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一說曰迄至昏暴鮮

以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銜璧善曰

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王子也

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覆車之軌無傳曰楚子圍許僖公而縛銜璧向同善注

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

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

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東帛朝野榮之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者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

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

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

異於干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基

吏克明俊德

深

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

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畧

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

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

啓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

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

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

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一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向曰季末也昏闇暴虐也謂齊東昏

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

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

善曰六韜曰紂患刑

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
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
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齊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人加於然炭之
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嗜累足
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
無所託也

於是 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

神禊 是萬福 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
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

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

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

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禊福毛詩曰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 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

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 於是 善本無

焉翼敬也禊猶足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 於是 於是字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善曰謂舉

解

宦
4

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脩許昌宮賦曰曉陵低徊天行地止 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

從人祇響附善曰命旅誓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

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銑曰旅眾也高祖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水流為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穿芻胷露頂之豪箕坐推髻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

卷之二十一

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
 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
 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按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
 生是為穿胃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
 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
 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醜結箕踞見賈
 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
 天之墜兮士爭先 向曰穿曾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推髯
 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
 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北夷人離德離德子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
 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
 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乘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解

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
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於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
之渠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弘舸連軸巨檻接艦盧**鐵馬千羣朱**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鐵甲之馬
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

之中陳琳為表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雷
鼓動天朱旗翳日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舡也鐵甲

也言水陸發軍也 **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

刃士無遺鏃而五百本**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魏略

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計之陵自縛歸罪遂謂太傅
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

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
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

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於是流湯

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

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其勢然也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革車近次

師營商牧革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

垂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

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

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

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

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

立黃子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濟曰革車

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壘笥也

深

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

善本作人

農不遷業市

無易賈

五臣本作價字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

軍之入見武王至般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論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暴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

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善曰何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

領王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謀軍書更至也

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

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

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
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
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統昌言曰運
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
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
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
以黃油裹首繼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撤蜀文
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
儀也僞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
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
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

珠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
綾紃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

深

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旋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向曰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記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

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生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

經鉤命决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人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投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 於是仰協三靈俯五臣本從

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紋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收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 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類帝裡宗

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書曰

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

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
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

君不諸夏之亡也 翰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

中國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
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羗討之

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
刑平國用中典也 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

上策謂降敵也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

刑平國用中典 國同川共穴之人
五臣本作民字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

南

漢書

蠻夷古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
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
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
公主歌曰穹廬為室芳旃為墻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揚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向曰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
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善曰喻巴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

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
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

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
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固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

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
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

也罷鄣無警言晏清也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

息此狼顧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乃正六
爾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
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

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翰曰六樂六代之樂 **置博士**
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

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園
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

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
賣買號槐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 **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
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

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序

宦
4

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
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立園立皆祭
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
法皆次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
禮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

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教臻侍子化洽

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

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
伊秩皆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

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
方面割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

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
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

方之面也靜自謂無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備也簡略也阜厚也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

剪截允執厥中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

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剪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平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

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鐸

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

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

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栢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

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戴記顯

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

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妣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子闕間化為松

游

栢向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注同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壙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蒼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

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數尾

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善曰

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寃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或以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縣法象闕翰注同

表正王居或以光宗帝里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

相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宗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

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

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

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

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典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

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

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

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誑耳目無益章程也

命審曲五臣本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瞻

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曰或審曲而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

闕

陰 2

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立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槲以懸視其影鄭立曰槲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謀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祭也諸祭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主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

此宗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

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鑿

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物觀雙碣

之容人五臣本作民字識百重之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疎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邈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

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爰命下臣式銘

磐石濟曰下臣倭自謂式用也磐石大石也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矣漢啓岐梁善曰此言

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矣岐梁成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

周作洛誥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矣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鷄在焉良曰建立也洛水名矣水

漢

滎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怕故雍洛各為帝宅也

居因業盛文以化

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洎黃
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

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發矣藏書則浹日斂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

常與茲雙起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不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

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不亂之道也百常觀名

雙起雙闕也**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

翠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

交駟對幌蜀都賦曰鬱氛益以翠微濟曰偃蹇魏魏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教方顯**

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

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周禮

斂之委篋謂藏書也**鬱屈**魚**重軒穹隆及宇形聳飛**

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屈其獨出西都實曰重軒二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向

楨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方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屈穹隆壯大貌飛棟

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色法上圓制**善本作負**模下**

深

矩周望原隰僂臨煙雨

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繫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

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銑曰謂取

前賓

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溱五方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

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

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

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倏至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

哉華觀永配無疆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

疆集云磐石鬱嶺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

新漏刻也

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朐治之漏刻

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

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傾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

觀象於天未分明暗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唯法也 挈壺命氏遠哉

義用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歎

此義之用遠也

揆景測辰微

叫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深

宦
4

析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共九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
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
以壺表井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徽巡宮也戒井謂宮中
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
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
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
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

陬侯 殄滅攝提無紀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

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
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
月若歷誤春二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濟曰司歷王
歷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
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衛宏載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卷之九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

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綽作漏刻銘靈珠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

弘度遺篇承天垂日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布在方冊

五臣本作有布方冊

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谷實戲曰摘藻如春華晏

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

刻漏銘

海

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
佯對也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

也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
曰隱公將如

棠觀魚臧儁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郅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
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垂訓後嗣 良曰寧安軌法也

言為法無寶安可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蕭子雲
以字人垂教也 東宮雜記曰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
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

令魏丕所造故云出 積水違方導流垂則 善曰陸機漏
自會稽會稽郡名 刻賦曰積水

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銑曰 六日無辨五行不
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

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
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

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
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

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闔** 於

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闔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濟注同 **皇帝有天**

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河以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曰

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也 翰曰言齊天地壞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曰禮斗威儀曰君

絕而梁武帝能補柱也 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

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

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善

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

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

刻漏銘

開

比

晚晨早與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

二字是統約所改作也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嘑旦以嘑百官使早起屬擊也言君繫於此

以為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

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企水之相綠

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

常時垂啓閉箭異錙銖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

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翰曰啓

爰命日官

草創新器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裨諶草創之

器則新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善曰周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

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

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後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濟曰則法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

建武遺蠹咸和餘并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

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不所造也

金筒

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并至也

方負

五臣本作金筒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

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無帶咽

翰曰金謂壺壺形方

筒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筒納於壺也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律歷

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統曰

天監六年

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

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

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

漏刻銘

深

氣也。不謬圭撮無乖忝累。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

不失忝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忝一累十累一銖撮麤括切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忝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

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淳于凌謀覆太初歷明朔望皆最密也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餘同善注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五臣本作得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傳
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爲誠法或於鼎名曰
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向曰周禮栗氏爲量銘
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孟者黃帝之史書盤孟以爲戒昭明
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 功以爲銘典於上也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

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淮
南子曰大文夫恬然無爲與造化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
曰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齊曰

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勳倍楹席
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勳倍楹席

事百巾机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
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

戒言也 良曰勳功也楹柱机架也太公有楹席巾
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寧可使

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
舜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

刀只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
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洛邑之義 翰曰曾

漏刻銘

開

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
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金字不傳

銀書未勒者哉善曰崔玄山懶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掇惡劉

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
邈乎昭備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乃詔小臣

為其銘曰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向曰此銘字初為辭帝改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乃置挈

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戛止權槩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

斗槩也言置挈壺以世道交喪禮術銷亡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

廣事使氣平畧正也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遽遷。

水火爭倒衣裳。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

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刺失明暗。擊刀舛次叢木乖方。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

康曰：以銅作錐，受一升，晝炊，舛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椽鄭玄曰：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銑

謂打更木也。舛次乖方，言失常也。爰究爰度，時惟我

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

內襲。濟曰：次敘襲重也。方。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良。靈虬承

注陰蟲吐喙。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寫。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

漏刻銘

深

龍承之作蝦蟇銜
丞蓋而吐翁之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鬼出神入 銑曰言微妙也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折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

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拍刻以別天時早晚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

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拍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履薄冰兢

臨深固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良曰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

授

受靡廼晷降弗爽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藉田賦曰挈壺掌升

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愆言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善曰尚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月

不知

五臣本作道字

來日無

五臣本作不字

藏往分以符契至猶

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向曰道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

隨於

合昏暮卷葦莢晨生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

堯為天子葦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葦莢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汎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翰曰言合昏葦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

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善曰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

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

漏刻銘

開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

我明詰之人乎問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 誰謂不痛 善本作庸字 早世即冥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少曹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記華陽夫

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翰 存亡分流天遂同

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於死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向曰先人古人也
思聞道而死也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
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為物

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
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旒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齊曰素旗

雜帛為之即今
之銘旌幡也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

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良曰猗歟
歎辭侍中祭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

功封於畢是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動績
謂畢公也

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
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

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
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

王仲宣誄

開

之末胄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

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

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

銑曰斯氏王氏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列業也

條葉謂子孫也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善曰漢書曰陽九

之盛是揚聲也 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畜炎上

之烈精祭豈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

曰矇不明也 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 世祖撥亂爰建

也炎光謂漢也矇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 世祖撥亂爰建

特雍 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三莫近於

建立也時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含孽曰三

雍太平也 三台星名 寵爵之加匪

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向曰三台星名 寵爵之加匪

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爵之加匪

惠惟恭

銑曰益法慈仁好與

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善曰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寵也 向曰桑曾祖

龔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臣

本作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善曰尚書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

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

能順從 天靜人五臣本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

而行之也 伊君顯考弈葉五臣本佐時善曰魏志曰祭父

長史 翰曰伊惟考父也弈不絕之稱 入管機密朝政以

也謂祭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 出臨朔代庶績咸熙

治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覲機密 統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 君以淑

善曰祭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向曰 君以淑

祭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

王仲宣誄

誄

讚微言

善曰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

仲尼微言也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

先聖之

書也

書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善曰荅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敎理馬援

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

良曰春華

發言可詠下筆成

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

棋局逞

巧博弈惟賢

善曰魏志曰粲觀人圍碁局壞

粲為復之碁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

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銑曰棋局逞巧謂粲能覆局及善博弈之術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

專制帝用西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曹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

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

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於長 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善曰魏志曰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濟曰阻艱謂曹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貌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梁也竄逃也荆蠻則荆

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岳濯纓

清川集本清或為涓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

故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善曰列子曰比宮子底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也翰曰干求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謂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向曰或違亂也

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王仲宣誄

開

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葬謂籌度知其強盛也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善曰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

祖攘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大斯言既發謀夫是與善

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翰曰是與伊何響我明

德投戈編郡若稽顙漢北善曰漢書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銑曰

奉上一曰響音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

龜紐又曰金印紫綬句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粲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粲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

也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善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拍曰憂國忘家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

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

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善曰魏志曰後

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良

畫無失理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

也我王建國百司僇又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

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理也謂僇理之人也君以顯舉秉機省闈音太

蟬珥貂朱衣皓帶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

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祭為侍中執機微

惺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

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橋衡顏子碑曰

秀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

盛貌嗟彼東夷善曰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

王仲宣誄

評

我師徒光光戎路

五臣本

霆駭風徂君侍華轂

輝輝

五臣本

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

曰統文三事以清王塗

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

祭為侍中驂乘故太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善曰言仲宣

侍華轂輝耀王塗也

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傲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

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祭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善曰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

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善曰

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位如頽向曰軫哀風興感

車也迄至也謂祭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魚失

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一色名言

也植自言與祭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善曰毛詩曰

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

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如何奄忽棄我風零濟曰奄遽風感昔宴會

也志及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五臣本人命靡

常吉凶異制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

戲為初與祭有戲言徹路同門吉凶異域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

靡無也異制數祭先死也此驩五臣本之人孰先墮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墮越于上翰曰此歡則前宴

會也孰誰也誰先墮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

王仲宣誄

開

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善曰春秋考異獨有靈游魂泰素善曰吉凶有數

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統曰言何寤祭乃

先逝也向曰言與祭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祭懷疑來書以訪

明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

當游於天蓋聚有求仙之言也登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

天路濟曰植言子之魂神遊於天我將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姜門乎

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喪柩既臻將反

五臣本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善曰說文曰輜喪車

作及字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虛廓無

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見藏景蔽形孰去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高誄曰

其音翰曰廓空也延首歎息兩泣交頤孰去忠侯不聞

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兩泣交頤居盈反銑

位言泣下如
兩而交頸也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

徇名 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

死於求 名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 齊曰孔甚也言
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其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
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
王隱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
武伯薨謚曰戴 翰曰榮陽郡名戴謚也 諸侯死曰薨也 夫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善曰左
氏傳師

解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銑曰諸侯

稱家言能選任賢周殷尚父殷憑太阿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在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

殷依之以矯矯揚侯晉之爪牙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致和平也

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也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

績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將宏王略肅清遐降年不永玄

首未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危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翰曰宏大略道

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末白而至卒也銜恨沒世命也奈

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銑

曰銜恨功未著也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白

然之道也。身没名垂先哲所躋。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不存也。向

曰哲智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揚雄元台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行爰於也。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

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

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菜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

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不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揚荊州詩

開

天獸

五臣本

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獸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

向曰龍戰喻羣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善曰

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誅

章而附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

以征伐之事

而歸於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

五臣本

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

策名委身貳乃辟也良曰言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善

言肇父格遭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躍騰風雲

或統驍

騎或據領軍

善曰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格

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沐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

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

構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弱冠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

味道無競惟時考實蒸蒸友亦怡怡善曰禮記曰

弱冠相譚咨楊雄善曰子雲勤味道腴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茲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大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曰進怡怡和順貌多才豐

藝彊記洽聞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孔叢子

多也俗徧也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良曰豐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咨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

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入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

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

楊荊州誄

深

漢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
僑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平初除軹
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
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

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
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書侍御史 齊曰化

風化也惠愛洽棉也 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
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
善曰肇碑曰肇兼統
大理之任漢書曰廷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
之興也視人如傷 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蒞臨也視

民如傷言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尚書周公曰庶獄
重人命也庶慎 銑曰庶眾辟法

端正詳 聽參臯呂稱侔于張
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
猾夏寇賊彝究汝作士惟

審也 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
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鯁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

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錄此天下稱之
向曰韋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張釋之

並漢法官也言鑿
之參聽與之齊也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善曰肇碑曰徐野王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

王縣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
倉盈使億
善曰肇碑曰徐野王

國富兵彊
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
相楚國富兵彊 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

億倉廩實
故兵彊也
煌煌文右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

弼
善曰肇碑曰文右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汗陸其
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翰曰煌煌明也文右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
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善曰肇
碑曰五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胃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

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蔽與紱古今字同
紱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

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
魏氏順天聖皇
五臣本
作王字
受終
善

魏荆州詩

開

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向曰魏陳留王順

天禪位於晉嗣王而列烈揚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晉王受其終命也

戎武衛齊曰烈烈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

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司主管籥也閭闔洛陽

城門言王門籥清淨帝宮以備非常也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翰曰苛慝謂亂史過曰神人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謂督動勞

班命彌崇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

進封東武伯故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屬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

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屬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

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流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

東莞官乃牧荊州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
琅邪郡有東莞屬徐州也 濟曰秉執

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楊肇而已東
莞縣名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刺史也 折衝萬里對揚

王休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 良曰折衝衝突也言可以摧突
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聞善若驚疾

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善曰國語楚莊王盍謂
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

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黎中正疾惡若讎
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翰曰若驚恐不
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

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
運席卷三秦 統曰吳夷

凶侈謂孫皓也偽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陸晉陸抗攻之甚急詔
令迎闡羊祐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

楊荊州誄

開

庶人言肇初乘闡之善曰吳志曰繼襄糧盡神謀不忒西陵督步闡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

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

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

西陵誅夷闡族向曰襄緜也言留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

謀之差也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

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

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負執其咎

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又曰左氏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罪也讓

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國也黜退

也言以退守丘塋杜門不出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杜開也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善曰毛詩曰采芡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 位賤道行身窮志逸善曰毛詩曰我位孔

賤毛萇傳曰賤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向曰弗賤黜也言肇爵位賤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逆樂也

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詩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憊而使大命終也 子囊佐楚

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遠自吳卒將死遺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若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揚荊州詩

開

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

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伊君臨終不忘**臣

本作**厥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聖王**五臣本作主字

嗟悼寵贈衾綖諫德策動考終定謚善曰肇碑曰肇薨天子愍

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諫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諫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辟

也濟曰肇薨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善曰毛詩曰莞

族謂國家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欵嗚呼哀哉**銑

孤嗣肇子也疚病寮官悴憂也**欵江之**銑

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

也 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 仰追先考執

友之心 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濟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

增痛切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 良曰

知已言戴侯知我之心 承諱怛涕淚霑襟 善曰楚詞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翰曰諱死也岳時在

而霑襟 遠聞之故云承諱怛非傷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

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

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楊仲武誄

開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

善曰肅侯揚暨

也戴侯揚肇也潘岳揚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揚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

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揚潭也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

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榮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

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

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又王家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又善草隸之藝予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

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

曰菲薄也 銑曰舅氏謂鄭玄家也言能約儉菲薄且甚以為奇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

向曰

吾見其進未

見其已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濟曰已止也

既藉三葉世

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死字人之孤而殺之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儷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

卒於

五臣本

德宮里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翰注同

喪服周

五往歲

次綢繆累月

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

苟人

善曰論語孔子

必有此亦款誠之至

五臣本

也不幸短命

善曰論語孔子

春秋二十

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

春秋二十

揚仲武誄

關

關

九元康九年夏

五臣本無夏字

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

五臣本作世字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

世不獲久享君德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

良曰載則

各器雖光勳業未融篤

生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疑知章

知微

善曰毛詩曰克岐克疑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明微也鉤深探賾味道研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

幽也

極深而研幾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匪直也

人邦家之輝

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備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翰注同

子之邁

閔曾未亂駘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埋倉曰髻髮也

如彼危根當此衝焮

五臣本

德之休明靡幽

不喬

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急風也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

弱冠流

芳馮聲清劭

音韶協韻 銑曰二十曰弱冠馮美

爾舅

惟榮爾宗惟率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固不必肄

向曰違避豐盛匱之也先訓祖父舊作之

文也藝法制也

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濟曰穆和矧

順祖父之

爾休爾戚

五臣本

如實在已

善曰新序白晉襄公之孫

揚仲武詩

開

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良視子猶父不得猶子臣五

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昊景西望子

朝陰翰曰日昊景西岳自喻將老也朝陰喻仲武盛年也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

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

母善曰尚書曰王曰病日臻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

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詩曰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暵就寡人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嗷嗷良曰春

同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良曰春

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今芳委

耀

五臣本

毀壁摧柯

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擢遠毀壁而摧柯言早夭

也大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翰曰挺出剖破也和下和也含芳謂蘭也委輝謂壁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 鳴

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

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

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

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

披帙散書

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

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濟曰遺文仲武

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埏隧

五臣本 既

揚仲武詩

開

開

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挺墓隧也

因其吉而殯也

痛矣

五臣本作哉字

揚子與世長乖朝濟

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

之頡頏之頡頏徘徊雲鳥不進貌

臨穴水

五臣本作長

訣撫襯盡哀

善曰

毛詩曰臨其穴端端其栗杜預左氏傳注曰襯棺也

遺形莫

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

梁木衆木所放也

開

謹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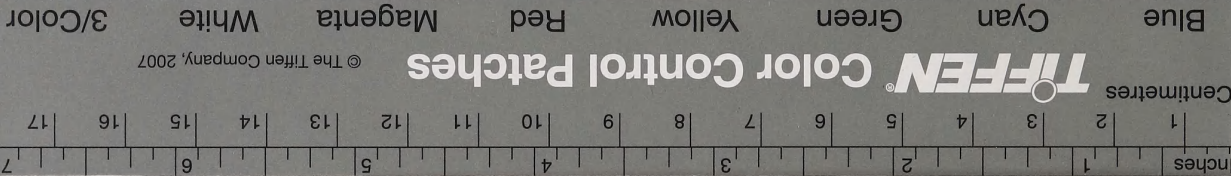
印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
文選
二八

開化圖書館
Kan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